

三、記號 顏福南

我的右胳膊有一片黑色胎記，只要穿著無袖汗衫，就會暴露在外，很不雅觀。在我小時候，這片胎記還深深困擾著我呢！

記得有一次，我們興高采烈的跳繩、踢毽子，一不小心露出了胳膊上的胎記，同伴看見了，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，興奮的朝我走過來，撩起我的袖子，煞有其事的看了很久，然後哈哈大笑的說：「哇！這裡黑黑的，沒有洗乾淨。」

我拚命的搖搖頭喊著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

很多人圍了過來，東瞧西看，還有人用手抓住我的胳膊，指著胎記，不屑的說：「髒鬼呀！不洗澡會長更黑的污垢。」

「是啊！是啊！髒鬼！不要和他玩。」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，我終究說不過他們，眼淚不爭氣的流下。

從那時候起，胎記成了我揮不去的噩夢。有時候，大家會取笑我，甚至編兒歌捉弄我，使我難堪。每天到了學校，同學總喜歡拉起我的袖子，嘲笑我胳膊上「不洗澡的黑點」。他們三三兩兩圍著我，好像我是動物園的猴子一般。

每天晚上洗澡的時候，我把胳膊靠在牆上來回摩擦，想洗去這塊胎記，但是徒勞無功。我抓起肥皂用力搓洗，仍然無濟於事，真恨不得拿刀子把它割除。

有一天，我問爸爸：「為什麼我的胳膊黑黑的，洗都洗不掉？」

那時候我還不懂什麼是胎記。只見爸爸神秘的說：「小時候爸爸特別喜歡你，為了怕你丟掉，所以在你的胳膊上做記號。」

爸爸爽朗的笑聲化解了我的疑慮。哈！這是一塊爸爸愛我的「記號」。

從此以後，我再也不怕別人笑我了。偶爾，我還會故意捲起袖子向別人炫耀：「喂！我有『記號』，你沒有吔！」這回，神氣的人是我呢！

長大當了老師以後，我發現有一個學生跟我一樣，胳膊上有一塊黑黑的胎記，我想起當年的往事，忍不住問她：「你的胳膊上怎麼黑黑的？」

她回答我：「是爸爸做的記號。」

我笑了起來，拉著她的手，學起當年父親的口吻：「沒錯！這是爸爸愛妳，特別做的記號。」

我把她擁入懷裡，心中流過一股喜孜孜的溫暖。

四、與流螢相逢

黃雅莉

初夏的夜晚九時許，我在居家的陽台上晾衣服，陽台上來了一位「不速之客」——一顆跌落在凡間的星子，牠閃爍騷動的光點，很快地讓我意識到牠的存在，光點的頻率很像手機上訊號的光，帶一點微綠，在沈寂的黑暗裡一閃一閃，間隔幾秒鐘的停頓，好像在等待，好像在探索，好像浩大宇宙裡一點幽微心事的傳遞。夜晚光線暗，加上淺度近視，起初我不能辨視牠究竟是什麼。在近距離的俯視之後，我想牠應該就是童謠裡的「火金姑」螢火蟲了。對於一個在城市長大的我而言，對於向來習於科技聲光影像之美的我而言，螢火蟲牠就像神話般遙不可期。牠曾經是過去台灣由晚春到夏夜，徜徉於原野山林間的常見昆蟲，多少人在童年的記憶中，追逐著黑暗中的螢火蟲怡然入夢。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螢火蟲好像突然消失了，原來螢火蟲所賴以生存的清激流水、土質棲地，已經被水泥地面，以及農藥殘餘、廢水污染所破壞了。再加上人工光源的干擾，使得現在的孩子，幾乎無法體會翩翩逐螢的自然野趣。

螢火蟲因著腹部的發光器讓牠不同於其他昆蟲，牠以黑夜做為活動的舞台，放射光彩，獲得了人們的青睞。然而，卻也同時招來人們的利用。晉代的車胤「囊螢夜讀」，以螢火蟲來照明。一個人因貧而無燈讀書，捉螢火蟲，還情有可原。但是如果為了好玩而捕捉螢火蟲就說不過去了。我相信再卑微的生物都有屬於自己的生存理由，而螢火蟲也不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而出生的，牠們生來無礙於人，而人又有何權利決定牠們的生死呢？插手強奪，無異是作為人的桀驁不馴。也許，人類本來就離昆蟲不遠吧。我們在人間世的愛恨、慾望，我們生存的意志，我們對死亡的恐懼，都依循著生物世界本能的規則，在戰爭、疾病、天災的威脅下，人類在某個隱晦的角落裡，都隱藏著我們最不堪的卑微與不安。

流螢的舞台應是在樹林、草叢、菜園、水圳旁，而此刻牠卻真真實實地駐足在我家陽台的門上，來到這個車水馬龍的城市高樓裡，這個奇遇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。心弦已然被流螢尾端那寶石般絢爛的光芒緊緊地扣住了，我已找不到更適當的詞彙詮釋內心的驚喜與感動。因為夜色與晚風，因為陽台裡有著發亮的螢火，我可以多一點片刻心境的澄明。我難得能一窺這美好的景緻，但我不想擁有。我只願以欣賞的心情與流螢共同領受一分相逢的新鮮與喜悅。

可能察覺我的善意，螢火蟲牠並不急於離開我家陽台。我一邊來回走動晾衣服，一邊欣賞牠的螢光閃耀。待我晾衣工作告畢，螢火蟲又約莫駐留了十餘分鐘，然後螢光一滅，振翅飛去，天地好像由此又延伸了許多。我兩手空空，卻希望滿懷——希望常有螢光靜靜地在我家陽台發光。

你也愛山麼？

山，可以賞玩，可以親近。他優美的景致有如詩畫，而他的深邃就像一本大書，展現給我們的，是無窮的人生哲理。那裡只憑一瞥就能看得透徹明白呢？所以，我們每讀他一回，就會有新的領會。

我們讀山的穩重，讀他的屹立不拔，也讀他的威武不屈。他是以怎樣堅定的毅力，迎接著千百年來的風雨？而在他的終年青綠裡，卻寫著不盡的希望。是這樣的永不退縮，為我們展示了頑強的生命力，也讓我們深思和學習的吧？

山，聳然壁立。正由於他的不辭拒土石，所以能成其為山。山中的林木蒼鬱，常有禽鳥棲息，傳唱婉轉的歌聲。「山鳥初來猶怯轉，林花未發已偷新。」當可想見鳥兒嬌俏的模樣，也才使得山具有另一種動人的風貌吧？的確，有容乃大，人又何嘗不如此呢？唯有心胸寬闊，方能容下更多的美善，也更能贏得別人的敬重。

山色的翠碧直逼人眼目，讓你閃避不及。「草綠山無塵，山青楊柳春」，讀這樣的詩，再拿來和山色互印證，心中也平添一份怡然和欣喜。即令塵世的生活不能盡如人意，我們依然可以將自己的心靈舉揚到一個高潔的境界。

臺灣也多山，東部的山拔地擎天，氣勢磅礴令人興起「高山仰止」的思慕之情；而在我居住的小鎮，舉目所見的山，最是清麗婉約，是裝飾我窗前動人的橫幅，晨昏伴讀，成了無驚歲月裡一闕雋永的詞。

有人認為，山很難理解，它不只變幻莫測，而且奧深之處也不易讀得明白，就像「江上風煙積，山幽雲霧多」一般的不真切。其實，他只是一個有內涵的朋友，必得要你時時去親炙，才能明白他的和煦，既經結為真正的好友，就是永遠的知己了。

山是可愛的，你也讀山嗎？